被《交鋒》刻意隱藏的國家安全黑暗面

文｜何清漣

由國家安全部主導創作的當代國安題材電視劇《交鋒》熱播，該劇以 1990 年代中期台海危機爲背景，講述了兩岸諜報人員橫跨二十年的生死較量，因其大尺度地復刻「歷史眞實」，在兩岸掀起討論熱潮。但兩地民眾的生存邏輯完全不同，對這部片子的理解自然完全不一樣，台灣主要視爲「文攻」，並引發了對當年劉連昆一案的回顧。大陸的反應複雜得多，但可以肯定該劇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導向主要針對外敵大獲成功。

大陸觀眾視覺盲點：國安部的對內職能

國家安全在中國，有對外對內雙重任務。中國國家安全部門（MSS）的對外職能與美國中央情報局（CIA）、英國軍情六處（SIS/MI6）、以色列情報和特勤局（Mossad，摩薩德）、俄羅斯聯邦安全局（FSB，前身 KGB）等四大情報機構一樣，主要負責在全球範圍內蒐集外國政府、公司和個人的情報，並進行秘密行動等。但不同的是，中國國安部還有對內職能，高度聚焦於政治安全、反間諜、反竊密以及防範意識形態滲透，除了反間諜反竊密之外，政治安全基本上隱沒在「維穩」這個大話題之下，「防範意識形態滲透」則表現爲言論與思想管制。這兩類管制是多部門運作，國安介入是最終手段，儘管無處不在，但中國公眾的絕大多數不關注這一點，被官方成功地引導至反諜、防外國滲透這方面。曾經發生的劉連昆案，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，因此，《交鋒》上映後，觀眾對劇中敢於觸及敏感歷史（如形似李登輝的人物出現）以及諜戰細節給予了高度評價，網絡上普遍稱其爲「近十年最敢拍的諜戰劇」。

但是，像我這種曾因出版《現代化的陷阱》一書而被國安近身監視（與劇中一樣，國安住在隔壁，而且毫不隱瞞），對該劇的反應與沒有這種經歷的民眾完全不一樣。觀眾的注意力完全聚焦在反間諜、防竊密上，因爲這兩點在任何國家都屬於國家層級的正當防衛，自然認爲國安人員在爲保護國家安全而努力，付出的太多，比如日復一日地重複監聽這種極爲枯燥的工作，完全犧牲了個人生活。幾乎很少有觀眾注意到「政治安全」及「防範意識形態滲透」，在國家安全這個大帽子覆蓋下，權重不小於反間諜、防竊密，事實已經成爲中共壓制一切批評政府（包括批評國家領導人）的聲音的主要理由。在多項評估全球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國際權威報告中，中國因言論、寫作或新聞報導而遭到監禁的人數長年位居世界第一。保護記者委員會（CPJ）的全球年度監獄普查報告指出，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爲全球關押記者最多、情況最惡劣的國家（排在世界第一位），約佔全球被捕記者總數的 15% 多。無國界記者組織（RSF）同樣在其報告中將中國定性爲「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」。在《世界新聞自由指數》中，中國的總體新聞自由度得分在受調查的 180 個國家和地區中長期徘徊在倒數第三（第 178 名），僅略優於北韓和厄立特里亞。但是，中國民眾並不注意這些信息。在大陸民眾的認知中，「維穩」（維護社會穩定）與「國安」（國家安全）被高度綁定並內化，普通人選擇「無視」或接受這種狀態，是基於歷史記憶、現實利益、生存策略以及話語體系包裝共同作用的結果，根本無法與「思想罪」、「言論罪」者共情。



圖說：中共國家安全部主導創作的電視劇《交鋒》，講述兩岸諜報人員20年的生死較量。但兩岸對有關電視劇的解讀及着重點，有所不同。（Getty Images）

政治安全泛化殷鑒未遠

我想提醒大陸民眾的是不要忘記毛時代這段還帶有餘溫的極權年代。中國此刻，政治安全的泛化變成了凡批評國家領導人，就是危害「國家安全」；防範意識形態滲透則更是無邊無際，全看國家領導人的認知與需要。近幾年比較有名的案件有曾任北京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，2020 年 3 月中國網上流傳一篇署名任志強的文章，文中對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舉措提出嚴厲批評，並不點名地將最高領導人諷刺爲「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」，任因此被當局以貪污罪、受賄罪、挪用公款罪等罪名判處其有期徒刑 18 年，並處罰金 420 萬元人民幣，外界普遍認爲這是以經濟罪爲名整政治罪爲實。山東招遠線民王江峰於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間，在微信群和 QQ 群中轉發和發表了多條言論，其中使用了「習包子」、「毛賊」等戲謔、諷刺性詞彙來指代國家領導人，被當局處刑 1 年 10 個月。

對這種現象，有人解釋爲大陸民眾對體制的邊界有著非常清醒的政治直覺。普通人深知，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，個人的反抗、質疑不僅無法改變現狀，反而會給自己的工作、檔案乃至子女的未來（如政審）帶來巨大的毀滅性代價。當民眾看到滿街的攝像頭時，他們大腦中首先映射出的是「防賊防強盜」，而非「公權力在監視我的行動」。被馴化的中國老百姓早就給自身構建了一個「歲月靜好」的心理安全區：只要不公開發表敏感言論、不組織群體性上訪、不參與宗教或政治維權，自己在日常的衣食住行、娛樂消費中，幾乎感受不到國安或維穩機關的直接施壓。這種高強度的「政治不黏連性」，讓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階層認爲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的「非政治地帶」。對普通人而言，抽象的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，在日常生活中並無可變現的價值；而穩定的營商環境、資產安全和人身安全則與生存息息相關。因此，大眾傾向於將維穩看作是一種爲了享受「安全紅利」而不得不支付的「隱私和自由稅」。他們完全忽視了毛澤東通過長期發動各種花樣百出的政治運動，最後才促成了這場連中共自己也稱之爲十年浩劫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徹底顚覆了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。「文革」時期最著名的口號是「打倒封資修」。所謂「封」，即封建文化，中國一切傳統文化，孔孟之道、各種文化典籍、生活習俗（包括過春節過中秋等傳統節目）全歸入「封建文化」；「資」即資本主義，代指西方文化，從希臘羅馬、文藝復興、法國啓蒙運動，直到近現代歐美文學；「修」是修正主義，特指蘇俄文化，中共「以蘇聯爲師」時譯介了大批蘇俄文學，毛澤東在「文革」時全部要打倒並掃進歷史垃圾堆，知識份子全列爲臭老九，送交貧下中農教育改造，堪稱人類史上最大的焚書坑儒運動。

目前習近平還未達到毛澤東這種極端狀態，但以他的權柄，全看他是否需要。路已經鋪成，就看他是否踏足其上。

《交鋒》這部劇，對國家安全的展現是化繁爲簡，抽掉了最重要的「政治安全」與「防止境外意識形態滲透」，僅僅只展現了防間諜與反竊密這兩點，達到了官方所要的正面宣傳效應。但從社會學、傳播學以及兩岸不同制度環境的視角來看，中國大陸民眾對「國安宣傳」和「日常生活滲透」的反應，並非能用一個簡單定性比如「奴性」、「被洗腦」來概括。這種現象背後存在著體制敘事、地緣政治感知、安全感定義以及信息環境差異等多重複雜因素，遠遠超過「認知戰」（文攻）的範圍，這是台灣很難認識清楚的關鍵所在。

轉自《上報》

中國輿論批鬥蔡康永的官冷民熱

文｜顏純鈎

台灣藝人蔡康永低調參加沈伯洋造勢大會，事件公開後被大陸官媒公開聲討。北京廣播電台旗下官媒《北京時間》，指其爲台獨份子站台，罵他「齷齪」；指責他既想支持台獨，又要賺大陸的錢。

中共解放軍官方評論「鈞正平」雖未點名蔡康永，卻指責他「一邊賺著大陸紅利，一邊與台獨眉來眼去」。

大陸官方的反應一點都不奇怪，倒是出面聲討的都是邊緣的官媒，主要官媒都克制，原因當然是不想抬高蔡康永的地位，也不想引起大陸公眾對沈伯洋選情的關注。

但官媒的冷處理沒有使民間反應克制，相反的，與蔡康永合作的大陸「零跑汽車」、「時尚芭莎」等品牌代言，都連夜下架有關廣告，並宣告與其切割。蔡康永擁有 3,600 萬粉絲的微博帳號一夜清空所有公開貼文。

與此同時，大陸民間輿論，特別是微博、抖音、小紅書等平台，卻引發了極大的情緒反彈，連續數日形成批鬥風暴，在蔡康永帳號出現成千上萬條惡意留言。網民發起大規模抵制，強烈要求封殺他的所有節目，並對蔡康永過往言論作全面的「歷史清算」。客觀上看，民間反應比官方反應更極端更激烈。

蔡康永方面的回應是，「就是來見識一下，想聽聽各方的意見」。他的經紀人補充說明，稱蔡康永有意訪問台北市兩位候選人，這次出席是爲後續採訪進行實地了解和意見蒐集。這當然是避重就輕的說法，只是爲採訪作前期準備，根本無須去到現場，還要穿橘色上衣（配合造勢），坐在貴賓席，手持並揮舞大會發放的信物。

蔡康永長期混跡兩岸文化界，不可能不知道此舉對自己的影響，他雖然戴口罩低調出現，但人在貴賓區不可能不被認出來，此舉是否意味著他在政治立場與經濟利益之間做出終極抉擇，那就只有他才知道了，畢竟在自由社會，刻意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也是一種人生代價。

雖然大陸的經濟利益相當大，但他在台灣的收入早已經屬人上人了，少掉大陸那份，對他的實際生活影響不會太大，而他作爲一個台灣人的政治宣示，可能到了不想再遮遮掩掩的地步了，這也是說得通的。

這件事奇怪的是，官方低調回應，民間本來大可不必如此矯情「義憤」，因爲所謂統一與台獨都只是官方的論述，在今日大陸經濟每況愈下、失業問題困擾萬千家庭的形勢下，台灣的一場市長選舉，爲何會引起大陸民間如此強烈的關切？

實際上，經過中共七十多年的洗腦灌輸，中共官方的政治論述，早已成功佔領了大陸多數人的靈魂，當中國與外國發生糾紛時，錯的一定是外國；當政府與百姓發生矛盾時，錯的一定是百姓；當官方與民間在歷史論述上對立時，有偏差的一定是民間。

一個剛被強拆的農民，一聽說蔡康永支持台獨，會即刻跳起來，因爲祖國統一凌駕他的個人得失；一個被失業搞得精疲力盡的中年人，聽聞蔡康永的事也會加入網軍討伐，因爲台獨就是分裂國家；一個剛被城管欺侮的家庭婦女，也會對蔡康永破口大罵，因爲一筆還一筆，個人得失要服從國家。

中國人早已習慣將中共的政治立場引爲正統論述的依據，中共的觀點與見識鵲巢鳩佔，成爲一般民間的主流意識，他可能會有自己的愛憎，但當「大是大非」如台獨問題出現時，他仍舊不由自主地會站在官方立場去表態。你在街頭隨便訪問一個路人，問他對蔡康永事件的看法，沒有人會不支持制裁蔡康永的，因爲那都習慣成自然了。

對於多數中國人而言，用中共的意識形態去思考是身不由己的事，因爲一事當前，最先出現在腦海中的，就是官方那一套論述，除了官方論述，他從來不曾有過自己的立論，時間久了，思想更懶更遲鈍，他也就更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。事情發生了，最方便的反應就是把中共那一套固有的論述邏輯拿出來用，那一定是最安全最合時宜的觀點。

不單只是論述，更重要的是立場，對政府有意見是一回事，對官員反感也可以，但當面對「大是大非」，關係到「民族大義國家利益」時，中國人毫不猶豫地會與中共保持一致。

筆者與大陸朋友交往時，也常有類似經歷，論到中共在大陸的劣跡，朋友都會義憤填膺，但一觸及中美、中日關係、兩岸關係，朋友就會現出一種大義凜然的姿態來。

即使他思想獨立，也有深度，但一提起台獨，就揚言一定要打導彈。

中國人被中共洗腦，不是一代人，而是整整三、四代人，至今仍無日無之在中共的輿論汪洋中浮沉，他們浸在紅色思想泡沫中，嗆了一輩子水，中了無數毒，從未受到起碼的政治思想啓蒙，也未養成對政治現實的質疑與拷問。他們認同所有中共的論述，並引爲同道，對此沒有任何疑問，也不會主動做出反省。

中共爲害中國七十餘年，歷次政治運動殘害幾千萬中國人，一次又一次，災難被中共粉飾過，中國人事過境遷，把自己身上的血跡抹乾，又繼續愛國，眞是百死不悔啊！

大陸人至少有一半，思想還停留在未開化的階段，他們直至現在，都還未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人，凡事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和立場，他們不明白，政府只是全體公民授意來管理社會，公民意志應該是政府的行事準則。

除非經過一次痛徹心扉的啓蒙，否則很多大陸人仍將繼續留在朦昧狀態中，由中共軟硬兼施，任意擺布，主動與中共對接，最終成爲中共專制統治的社會基礎。

觀乎此，中共垮台後，中國不可能短時間內進入民主共和的發展軌道，更大可能是在廣大愚民拖累之下，中國將不可避免進入漫長的分治亂世，我們對此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，當然，也要保持積極進取的精神。

